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毛主席

关于研究历史的若干论述

山东农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編印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不要割断历史。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二十页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五页

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此历史也变成了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性质，由于它存在的条件，它特别捏造了一切商品；它也捏造了历史。得钱最多的文章，就是历史捏造得最符

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

恩格斯：《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十卷第一
〇四页

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知，**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一九一五年二月以后），《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页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十八世纪无神论的老文献已经过时、不学科、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习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也没有了。当然，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对宗教作科学

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列宁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六〇五页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八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学科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六六七——六六八页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七五八——七五九页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七七二——七七三页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七六〇页

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八八〇年一月——三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三页

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一八七七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〇——四一页

①“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一八八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二页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七页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一九一四年七——十一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五八六——五八八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

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一九一五年二月以后），《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一页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

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九七一年版第四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七六页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

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而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引自《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的题解，
《毛泽东选集》第一〇八八页注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九四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六二四页

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原载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

《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三年九月三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八六页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

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九页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三页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民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八六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二四——二二五页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

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五七——五五八页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九一八年），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四九二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列宁：《游击战争》（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六七三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九一四年二——五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二——五一四页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

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四三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

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三五页

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毛主席：《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八四页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

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

毛主席：《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八七——二八八页

历史是人民創造的。

要正确闡明卓越人物的历史地位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五〇页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

A56
65

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一页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一八四九年），《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三九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輩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一八九七年春），《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五〇页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九〇八年），《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二二一页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